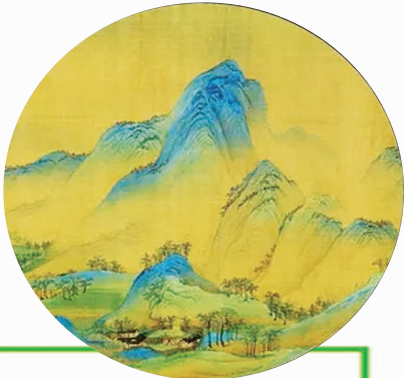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为什么春游叫“踏青”？中国画为什么称为丹青？为什么古人会在诗词歌赋中推崇青色？“青色”与“春色”到底有何联系？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，揭开“青”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……

# 青色与春色

余智鹏



## 春游为何称为踏青？

“春风动春心，流目瞩山林。山林多奇采，阳鸟吐清音。”这是南北朝佚名诗人《子夜四时歌》里的诗句。

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？能够成为五正色之一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紧密？在于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，与青色传达出来的冷静、柔和、安详、深沉的色彩感受息息相关。不论是儒家，还是道家、释家，对于宁静、安详的气质十分看重，而青色刚好给予了人们这样的视觉感受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，挥洒在笔墨之间，凝固在瓷器之上，织造在经纬之中，也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期望、崇拜天人合一的宇宙观，并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、冷静、典雅的精神特质。

青，在先秦时期被儒家归

类为五正色之一，并被赋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此“五常”之中“仁”的象征含义。“仁”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品性之一，被中国人保留至今，而“青色”也跟随着“仁”在思想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青色在被归类于五正色之时，悄然已经和方位时空相结合。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记载：“画缋之事，杂五色。东方谓之青，南方谓之赤，西方谓之白，北方谓之黑，天谓之玄，地谓之黄。”而在《说文解字》和刘熙的《释名》之中“青”又分别被解释为“青，东方色也”和“生也，象物生时色也”。古人为何要将色彩与方位时空相互联系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和中国古代为农耕文明有关。农耕文明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极深，农作物作为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受

到自然条件控制，不论是久旱还是多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，这也使得古人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。于是他们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，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。《毛诗正义》中记载：“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，以青圭礼东方……然则彼称礼四方者，为四时迎气，牲如器之色，则五帝之牲，当用五色矣。”其实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，“青”不仅礼“四方”，同时也礼“四时”。

《尔雅·释天》中将“春”又称为“青阳”，这是“青”与“春”产生的一次直接性关联。“青”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，是“青色系”的统称，同时又象征“四时”之中的春，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“踏青”，而非“踏绿”。“青”的这些非色彩属性，烘托出古人对“青”的崇拜。

## 中国画为何被称为“丹青”？

在有颜色描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中，作者会通过比喻、夸张等修辞手法让诗文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，但这也使得有些修饰性辞藻和现实存在一定差距。想要了解古代诗文中色彩词汇的具体指代色，还需通过现存实物去验证，例如出土的工艺品、服饰，流传的古代画作等。

中国画早时又称丹青，所谓丹青主要是指朱砂和石青二色。古时作画由于色彩种类和绘画技法的限制，朱砂和石青最为常用，所以又用丹青来泛指图画。青、绿二色在汉代之后广泛运用于绘画领域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艺术的传入。从现存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中，能够看到大量石青、石绿被运用于描绘山石、树木和佛像的服饰之上。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中的山石、树木仍可见敦煌壁画中树石之身影。而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，将青色发展到极致门类则是“青绿山水”，自展子虔创青绿山水样式后，中国画呈现出更为富丽堂皇的局面，因此展子虔又被誉为“唐画之祖”。而习展子虔的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二人，更是将青绿山水推到了盛唐画坛最受欢迎的绘画门类，后人将二人合称为“大小李将军”，并称李思训为山水画“北宗”之祖。在青绿山水画中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可谓家喻户晓，此画卷长近12米，气势辽阔，画中层峦叠嶂、逶迤连绵，又有林木村野、舟船桥梁、亭台楼阁，各种人物布局井然有序，将秀丽山河绘于一卷，所用石青和石绿二色可谓山水的灵气所在。

青色发展至明清时期，应用范围更为广泛，尤其是在众多的美术工艺品上，例如青花瓷、点翠和蓝印花布，这些工艺品备受国内外人士的追捧。至今为止，青花瓷仍然是中国瓷文化最具代表的品类之一，点翠依旧是爱美人士所喜爱的首饰。青，在工艺品中，当属青花瓷最为出名。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、青花，是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。方文山在歌曲《青花瓷》中一句“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”道出了古时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色难求。青花瓷上色的青料品类十分讲究，由于青料选择的不同，最后呈现的青色存在一定差异。现通过考古发现，青花瓷自唐就有，经千年不衰，如今更是成了中国瓷文化中最具代表的品类之一，足可见青色在中国受喜爱的程度之深。

传统服饰当中青色的运用同样十分常见。清代青色系服饰的色彩种类大致有蓝色、月白、品月、宝蓝、石青、绿色、碧色、缥色、青莲、雪青、元青、苍青。但是由于织物容易腐坏，保存难度较大，清代以前的织物保存完好的较少，对服饰色彩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影响。但是，仍可以从古代人物画中找到青色服饰的具体形制。例如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，能够看到穿碧色、石青、绿色、缥色的侍女、乐伎和舞姬；《宋仁宗后坐像轴》中身穿正青色翟衣的皇后。在青色的首饰当中，点翠深受女性所喜爱。点翠工艺自汉代已有，发展至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达到顶峰。点翠是将翠鸟羽毛镶嵌于金属底座上，制成首饰和工艺品。虽然点翠制成的饰物没有宝石的绚丽，却有一种自然拙朴之美，配于身上也符合东方女子的含蓄之美。正如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所写：“戴金翠之首饰，缀明珠以耀躯。”但由于翠鸟已是国家保护动物，目前生产的点翠首饰，均已采用代用品。

图片为《千里江山图》局部，来源于百度网。

## 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统称为“青”

《说文解字》中和青有关的中心颜色词一共有10例，其中最为常见且与青色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。古代文学作品中，有关“青”的诗词歌赋不在少数，大多还以“青青”的叠词出现。例如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”“东风杨柳欲青青，烟淡雨初晴”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。然而，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确，既可以是荀子《劝学》中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蓝，又可以是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黑，还可以是王安石《次韵景仁雪霁》中“稍见青青色，还从柳上归”的黄绿色。

为何古人有时会称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统称为“青”？其实并非古人不识色彩，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，是将文学的

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。

其实，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这些色彩在古代的指代相对明确。苍，《广雅·释器》称苍为“青也”；《诗经·黍离》上说：“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”《毛传》中提道：“据远视之苍苍然，则称苍天。”苍，实然为草色，接近于薄青黑色。苍，既是《诗经·蒹葭》中的青青芦苇；也是苏轼笔下的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；还是敕勒川、阴山下，似穹庐一般的天空。蓝，在古代通常指蓝草干燥后的颜色，通过加工可成靛青，黄侃《蕲春语》记载：“蓝草曰靛草，取其汁，以瓦盛之，俱曰靛”，后蓝又引申为深青色。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中，一句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给人们赋予对江南春色的美好想象。碧，《广雅·释器》称碧为“青

也”，但《段注》将其解释为“从玉、石者，似玉之石也”则更为准确，通常是指青白色或者青绿色的玉石，所以碧又被誉为石之青美者。翠，古代指翠鸟，《尔雅·释鸟》中解释道：“翠，鹇。郭璞注：翠，似燕，紺色，生郁林。”而翡翠又有“雄赤曰翡，雌青曰翠”一说，翠后又引申为深碧、绿一类的颜色。温庭筠曾写“翠翘金缕双鸂鶒，水纹细起春池碧”。也说明翠色经常出现在鸟类的羽毛之上。绿，《说文解字》将其解释为“帛青黄色”，之后又泛指青黄色。《诗经》中有一首《绿衣》，其中写道：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”《孔颖达疏》中提道：“绿，苍黄之间色。”绿色作为春季中最常见的色彩，也成了咏春诗中的常客。



### 纪实

吴伟一听，二话不说，带着王晞星等人直奔医院，当晚便安排专家会诊。那是王晞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，也是山西所有确诊病例中病情最复杂的患者。

#### 风吹两岸，汾水扬波

中医早介入、早治疗，既可明显减轻患者症状，明显缩短患者病程，还可防止轻症向重症、重症向危重症转变，所谓先敌一步，未病先防，欲病先治，已病阻断或逆转。

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？

贼风数至，暴雨数起。第一次见到李廷荃，他便不断地向我解释什么叫“贼风”。李廷荃在农村长大，20世纪六七

十年代，北方气候偏冷，人居条件差，每到冬天，风便“嗖嗖”钻进门窗，冷箭似的，像极了李廷荃反复描摹的“贼风”。或许，那时的风还停留在李廷荃的记忆里，每当他翻开《黄帝内经》看到“贼风”二字，便会想起童年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气候变暖加速。进入本世纪，人居环境改天换地，留在记忆中的“贼风”杳无踪影。棉衣、棉裤、棉帽、棉手套，这是那个年代的标配，每到冬天，人人都会把自己装在套子里。可如今，冰天雪地远去，行头比从前简省许多，生活却并不因此而轻松。所谓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烦恼，不论穷富，健康都是人类永远面对的主题。我沿着南沙河沿岸踽踽独行，踏上河

#### 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38

赵树义 著



#### 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岸的地方距省中医院约有400步之遥，而河岸的最西端是汾河，越过汾河上的南内环桥北行约1000米便是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。李廷荃当年起步于省中医院，8年前转战到这里，只是那时汾水荡漾，风和日丽。而在这个4月，沿途几无行人，路边树木渐绿，鸟鸣寂寥而清脆。

### 连载

#### 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38

毕星星 著



#### 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保管打开库房门，一次偷窃小麦三百六十斤，三人每家分了一百二十斤。

场上打了小麦，当晚他们就偷盗。天擦黑，保管把一布袋粮食扛到村后，想从院子后墙翻过去。顺存叔站在墙头拿绳子吊。他一身懒腰，根本吊不起一袋粮食，保管又爬墙二人换位。倒腾

之间，一个社员路过看见，两人撒了小麦，仓皇逃走。

队上卖棉籽，得了二十斤油。队长、保管、顺存叔几人分了，每家四斤。商量一下，还有政治队长，应该也分给四斤。几个人偷偷装了油，盖严实了，黑夜隔墙扔进政治队长家。不料政治队长的老爸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汉，一看这小油篓子来历不明，说什么也不要。隔天开大会了，老汉送到会场，说上交。主持会议的顺存叔、队长、保管，揭了疮疤也只能忍着，一个脸上红了绿了，没有个正经颜色。

传说好像不足为凭。但是乡民口口相传，绝不是无中生有。经历了1963年的“三清”，1964年的“四清”，村民的民间

传说，终于桩桩件件得到证实。我队队长、记工员、保管结成团伙，鼠窃狗偷，对公产予取予夺，队里的库房简直就成了他们私家的。

翻查高头村的“四清”档案记载，对顺存叔的结论是这样的：1959年至1962年担任三队记工员兼会计期间，借职务之便，纠集队长、保管，先后七次合伙偷盗集体财产，利用开会等名义贪污工分，浑水摸鱼，贪污盗窃，总值达四百六十九元零二分。

我们队长的机会更多。一旦大车赶集卖菜，卖菜款他总要截留侵吞。胶轮车换胶皮轱辘，他要倒换牟利。上油厂拉棉饼，他偷偷地多装。队里买苇箔，经手就要占便宜。

### 随笔